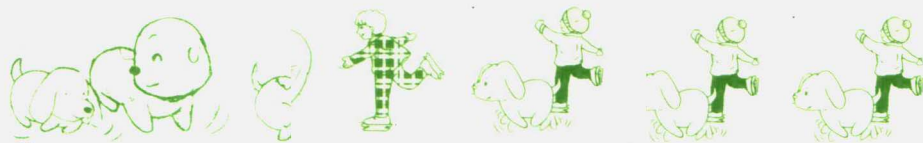


Beautiful Joe By Margrethe Saunders

美丽的乔

如果世上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不应该虐待动物，
就不会有人去那么做了。

[加拿大] 玛格丽特·桑德斯 / 著 胡剑虹 / 译



美 丽 的 乔

Beautiful Joe By Margrethe Saunders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[加拿大] 玛格丽特·桑德斯 / 著
胡剑虹 / 译 汤永莲 / 绘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的乔 / (加拿大) 桑德斯著; 胡剑虹译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6. 7

ISBN 7-5317-2017-5

I. 美… II. ①桑…②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近代 IV.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72106号

美丽的乔

Meili De Qiao

作 者 / [加拿大]玛格丽特·桑德斯

译 者 / 胡剑虹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高璐

装帧设计 / 画儿+晴天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17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50×1260 1/32

印 张 / 8

字 数 / 190千

版 次 / 2006年7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19.80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2017-5/I·1968

前言

我叫“美丽的乔”，是一条褐色的中型犬。我并不是一个美人儿，莫里斯先生——就是我过去12年里一直在他家生活的那个牧师——说，我就应该叫“美丽的乔”，这就像他在南方的祖父给一个奇丑无比的黑小伙起名叫“丘比特”，并给他的妈妈起名叫“维纳斯”一样。

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叫我，每当他这么叫我的时候，人们总会转过头看我，还带着微笑。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，也知道我不是一条身份高贵的狗，我只不过是一条“杂种”狗。

每年女主人我为我登记、交税的时候，登记处的人都会问我的血统，她就说我一半是猎狐犬，另一半是斗牛猎犬；但登记处的人每次都把我归为杂种狗。女主人并不喜欢他们说我是杂种狗；但在我面前，她说她喜欢杂种狗，因为杂种狗比纯种狗更有个性。她爸爸说，她喜欢长相难看的狗，就像宫廷里的某些贵族一样——就是说，再没有别人会喜欢难看的狗了。

现在我老了，真想有人立刻来帮我写我这一生的故事。我

深爱我的女主人，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爱——我爱她胜过世上的任何人。我相信，假如我把我这辈子的故事写出来，她会非常喜欢的。她爱那些不会说话的动物们，看到它们受虐待，她总是伤心极了。

我曾听她说，如果世上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不应该虐待动物，就不会有人去那么做了，我要讲的故事，说不定也能起到好的作用呢？我喜欢小孩儿，我曾经见过许多残忍的大人，但我却从没见过狠心的小朋友。我相信，越是多写和那些不会说话动物有关的故事，对大家越有好处。





目录Contents

● 第一章

● 第二章

● 第三章

● 第四章

● 第五章

● 第六章

● 第七章

● 第八章

● 第九章

● 第十章

● 第十一章

● 第十二章

前 言

凶恶的詹金斯 1

劳拉小姐 8

我的新家 16

猎狐犬比利 27

可怜的吉姆 37

鹦鹉贝拉 42

可爱的比利 48

金鱼和金丝雀 55

马耳他猫 64

一次历险的前奏曲 70

抓 贼 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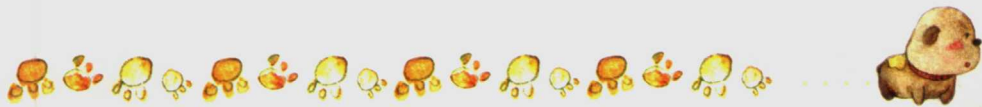
河谷村之旅 86





● 第十三章	幽幽谷农场	97
● 第十四章	伍德先生的马	103
● 第十五章	伍德夫人的宝贝们	109
● 第十六章	动物的故事	121
● 第十七章	出事了	137
● 第十八章	兔子和母鸡	150
● 第十九章	幸福的马儿	158
● 第二十章	钱盒子	166
● 第二十一章	男爵基金	182
● 第二十二章	小 羊	189
● 第二十三章	嫉妒的公牛	200
● 第二十四章	马戏团	213
● 第二十五章	费尔伯特的一场大火	223
● 第二十六章	流浪狗丹迪	232
	尾 声	241





第一章 凶恶的詹金斯



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
我在缅因州的费尔伯特小镇外围的一个牲口棚里出生，我能记住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偎依在妈妈的身边，温暖而舒适；我记住的第二件事，就是饿，我有六个兄弟姐妹，妈妈的奶总是不够我们吃。她自己经常被饿得半死，更不用说来好好喂饱我们了。

谈起童年总是让我伤感。现在，我在一个充满善意、友爱和关怀动物的家庭里生活了太久，即便只是去想一个可怜的、不会说话的动物被人伤害、虐待的事，似乎也是那么不合时宜。

我妈妈的主人靠卖牛奶为生，他养了一匹马和三头奶牛，还拥有一架快要散架的大车，他用这架老掉牙的车装牛奶罐。我相信，世上再没人能比他更凶狠了，现在想起他来，都能让我浑身发抖呢！他叫詹金斯，如今，他正在为他虐待可怜的、不会说话的动物，以及充满恶意地对待别人而受到惩罚，想到这里，我非常欣慰。也许这样做不算好，但不要忘了，我不过是一条小狗狗。

当我还是个小不点时，詹金斯便第一次关照了我——他一脚把我踢到了牲口棚的一个角落里。他经常打我妈妈并不给她东西吃，他用粗鞭子狠狠地抽打她，把她打得浑身是血。长大一点后，我问妈妈为什么不逃走。她说她不愿意。但我很快就发现那是因为她爱詹金斯，即使他是那么残酷、无情，可她还是爱他，我想，她愿意一生忠诚于他。



美

丽

的

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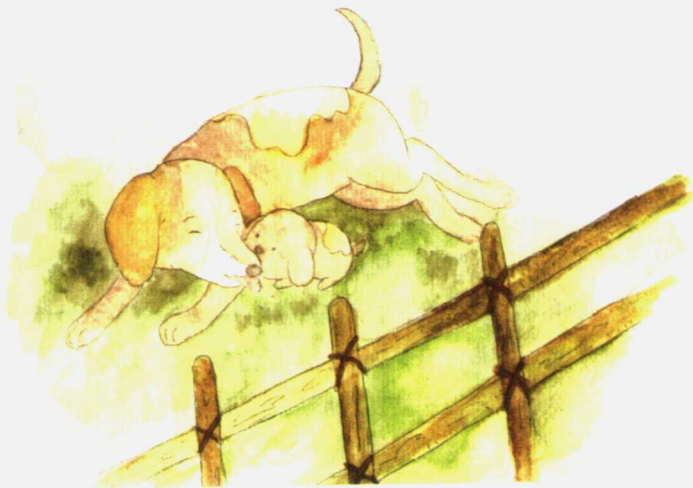
Beautiful Joe



现在，我老了，知道这世上有许多和詹金斯一样的人。他们不是疯子，也不是酒鬼，他们的灵魂看起来是被邪恶蒙蔽了。不仅如此，有好多行善的人，还有富裕的人，在对待动物甚至小孩时却是心狠手辣，他们的恶行我连提都不想提。

詹金斯凶残的一个原因是他游手好闲。早上送完牛奶后一直到傍晚，他除了打扫牲口棚和小院子，再没别的事情可做了。如果他去把牲口棚和院子都整理得井井有条，再喂喂马，刷刷牛，种种花草，这段时间就很容易过去了；然而，在院子和牲口棚还没有乱到令他无从下脚之前，他从来都不会去打扫的。

他的住屋和牲口棚建在一大片开阔地的中间，离大路有一段距离。过路的人是看不到他这里有多脏的。偶尔有人会过来看这里的房子，并且看到一切都井然有序，不过，詹金斯总能预先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来，提前进行清理。





我常希望那些向他订奶的人能来看他的奶牛。在春夏季节，他会把牛赶到牧场去，但一到冬天，牛就只能整天站在又脏又暗的牲口棚里了。牲口棚墙上的裂缝根本挡不住风雪的肆虐，地上泥泞、湿滑，只有在下午北墙的一个小窗户才能透过来一丝阳光。

它们是非常不幸的奶牛，即便有时连我都知道，在冬夜刺骨的寒风中，它们肯定都快被冻死了，但它们仍然忍受着，从不抱怨。除了受冻之外，它们吃得也很差，所以它们看起来又瘦又弱。

詹金斯一般会在每天下午用他的大车拉一个大桶回来，里面装满了被他称为“下脚料”的东西。那些都是厨房垃圾，烂菜叶、水果皮和桌上的残羹剩饭，污秽不堪，臭气熏天，根本就不能吃。吃这样的东西，再加上可怜的一点草料，奶牛产的奶特别不好，而詹金斯经常会往牛奶里加一些白色粉末，来给它“润色”。

除了詹金斯和他的妻子之外，没人知道这种脏牛奶引起过一场很可怕的事。他妻子是一个可怜人，害怕她的丈夫，从不敢多言多语。她也从不爱干净，我从没见过比她的家更脏的屋子了。

他们的孩子常在门前的泥坑里玩，开春的时候，最小的孩子生病了，还发烧，那时詹金斯还没把牛赶到牧场去。那孩子病得很重，詹金斯夫人想请医生来，但她丈夫不让。他们在厨房里靠近炉子的地方铺了张床，詹金斯夫人细心照顾着那孩子。她的事儿都就近做了，有好几次，她竟然用擦奶锅的布给那孩子擦脸。

詹金斯的名声太不好了，没有邻居会来他家串门。所以除了他们，没人知道那个小女孩病了。终于，那孩子的病好了，又过了一两个星期，詹金斯惊慌失色地回到了家里，他告诉妻子，一个顾客的丈夫患上了严重的伤寒。



不久，那位先生去世了，医生搞不懂他是怎么得的这个病，因为城里从没出现过这种病人。

死去的人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三个孤儿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该谴责的是一个肮脏、粗心的送奶工，是他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。

我说过，詹金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无所事事。但为了让他的顾客在早餐时喝上牛奶，他清晨很早就要动身出发。哦！在寒冬的清晨，太阳还没出来他走进牲口棚时，模样真是丑陋啊！他会把他的提灯挂在一个钩子上，再搬过来挤奶凳，要是奶牛没给他把地方让开，他就会抄起一把笤帚或是叉子，狠狠地打它们。

我妈妈和我就睡在牲口棚一角的草垛上。早上听见他的脚步声，妈妈总会把我叫醒，这样我们就能在他刚一打开牲口棚的大门时，就逃出去。他总想在我们从他身边跑过时给我们一脚，但我妈妈教会了我怎么去闪开他。

挤完奶后，他就把盛奶的桶提到屋子里去让詹金斯夫人过滤、装罐，而他会回来套马车。他的马名叫托比，是一匹孱弱、可怜的马。它的膝盖不行了，脊背不行了，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行了，可詹金斯还总是打它，逼着它走路。它原来是拉出租马车的，嘴都已经被撕扯得扭曲变形了，你会以为那样的嘴不会再有任何知觉了——但在冬天的一个早上，当詹金斯把冰冷的马嚼子塞进它的嘴里时，我还是看见它退缩着把舌头卷起来了。

可怜的老托比！有时，我躺在我的草垛上琢磨着，为什么它受了苦，却不抱怨呢？在冬天的时候，它总要忍饥受冻，还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，詹金斯还会在马具的下面垫些布片来设法遮掩它身上的伤口。然而，托



比从没有过怨言，从没想要去踢他、咬他，它很在意詹金斯的只言片语，如果他骂它，它就要么退缩，要么赶紧向他靠拢，它非常渴望能讨他欢心。

等詹金斯把马车套好，并把奶罐装上车后，他就出发去送奶了。我妈妈——名字叫杰斯——总会跟他一起去。我曾经问过妈妈，为什么她要追随一个这么凶残的人，她低下头来说，有时订奶的人会给她一根骨头吃。但那并不是她全部的理由，她太爱詹金斯了，就是想和他一起去。

我可没有她那种温柔、忍让的性格，我就不跟她一起去。等詹金斯回家后，我常缠着妈妈带我出去找邻居家的狗一起玩。但她从来都不带我去，而我又不想离开她。所以，从早到晚，我们都不得不行事小心，尽可能地远离詹金斯，但又不能看不见他。他总是晃来晃去的，嘴里叼着个烟斗，手插在口袋里，先是对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大吼大叫，然后就来虐待他那些不会说话的动物了。

我还没说我的兄弟姐妹的遭遇呢！我们八周大的时候，一个下雨天詹金斯领着他的两、三个邋邋遢遢的孩子到牲口棚来看我们。他开始骂骂咧咧地说我们太丑了，还说，如果我们长得好看点儿，他也许就能把我们拿去卖钱了。我妈妈不安地看着他，生怕她的小宝宝遭罪，她在我们中间跑着、跳着，哀求地望着他。

但这却让他骂得更起劲了。他把小狗狗一条接一条地抓起来，就当着他的孩子和我那发狂的妈妈的面，把它们都弄死了。有的是被他抓着腿往畜栏上摔，脑浆迸裂而死的；还有的是被他用叉子戳死的！太可怕了！我妈妈在牲口棚里跑来跑去，痛苦地哀号着，而我无助地躺在那里，浑身战栗，以为我随时都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放



美

丽

的

乔

Beautiful Joe



过我？我是唯一的幸存者！

他的孩子哭喊起来，他让他们离开牲口棚，而他自己也出去了。我妈妈把所有的小狗狗都叼到了我们在草垛上的小窝里，舔着它们，试图让它们起死回生。但有什么用呀！它们早就死了。我们把它们留在了我们在牲口棚的落脚点，几天后，詹金斯发现了它们，便恶狠狠地骂我们，他用他的叉子，把它们都扔到了院子里，还用一些土把它们盖住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妈妈就和以前一点儿都不一样了，她虚弱、哀伤，虽然只有4岁，但看上去却像一条老狗，这是因为她吃得太差了。她不能再跟着詹金斯出去了，它只能躺在我们的草垛上，用她的鼻子把我给她拿来的食物翻来翻去。一天，她轻轻地舔了舔我，摇了摇她的尾巴，死了。





我坐在她身边，感到孤单和悲凉。詹金斯到牲口棚来了。我愤恨地盯着他。他害死了我妈妈——她，一个憔悴的、伤痕累累的小生灵，被他制造的饥饿和忧伤害死了！她半张着嘴，死不瞑目。她再也不能慈祥地望着我了，不能在夜里搂着我，让我取暖了。哦，我真恨死害死她的凶手了！但我却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就连他走过来，用他的脚把她翻了个，看她是否真的死了的时候，我都没动。我觉得，他有点伤心了，因为他很不屑地转过身来对我说：“她顶你两个……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”

我还是没动，直到他走过来踢我。我的心都快要碎了，我再也忍受不了了。我冲过去，在他的脚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
“啊哈，”他说道，“看来你想当一条斗猎犬了，对吗？那我就成全你吧。”他的脸通红，一副暴怒的样子。他揪着我的后脖颈子，把我拎到了院子里，那儿放着一根原木。“比尔，”他冲着他的一个孩子喊道，“把我的斧子拿来。”

他把我的头枕在原木上，一只手按住我拼命挣扎的身体。当时我已经是一条长成了型的一岁大的狗了。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、可怕的疼痛，他已经把我的一只耳朵砍下来了，不是像他们割小狗狗的耳朵那样切的，而是贴着我的头皮砍，把边上的头皮都砍下来了。接着，他又砍下了我的另一只耳朵，然后，他麻利地把我掉了个个儿，齐根把我的尾巴剁掉了。

他放开了我，似乎是趁着兴头站在那儿看着我在地上打滚，痛苦地狂吼。



Beautiful Joe

乔



第二章 劳拉小姐



有一个年轻人正好骑车路过。他听到了我的叫声，跳下车子，沿着小路赶了过来，还没等詹金斯看见他，他已经站在我们中间了。

痛苦中的我听见他严厉地说：“你对这条狗都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把它的耳朵割了，让它去斗猎，年轻的绅士，”詹金斯说。“没有法律禁止这个，对吧？”

“那么也没有法律禁止我教训教训你！”那个年轻人气愤地说。转眼之间，他已经卡住了詹金斯的脖子，用尽全力，暴捶了他一顿。詹金斯夫人出来了，她站在屋门那儿大哭，但没有想要过来帮她的丈夫。

“给我一条毛巾。”那个年轻人冲她喊着，他已经把鼻青脸肿、惊恐万状的詹金斯打倒在地了。她赶紧把围裙解下来，跑过来交给他，那个年轻人用围裙把我裹住，小心地把我抱起来，向院门走去。有几个小男孩站在那儿看着他，吃惊地张大了嘴。“小家伙，”他对其中最大的那个孩子说，“你要是过来抱着这条狗，我就给你一个2角5分的硬币。”

那个男孩抱着我，我们上路了。我被一块布裹了个严实，还痛苦地呻吟着，但我还是会偶尔看看我们到哪儿了。我们走的是进城的路，并且停在了华盛顿街的一栋房子前面。那个年轻人把他的自行车靠在屋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2角5分的硬币，放到男孩的手里，然后轻轻地把我抱过来，顺着一条小径走到了房子的后面。

那里有一个小厩棚。他走进去，把我放在地上，解开了包裹着我的



围裙。几个男孩正在厕所附近玩耍，我听见他们惊恐地说，“噢，哈里表哥，这条狗怎么了？”

“嘘，”他说，“别大呼小叫的。杰克，你去厨房跟玛丽要一盆温水和一块海绵，可别让你妈妈或是劳拉听见。”

几分钟后，那个年轻人已经把我流血的耳朵和尾巴都洗干净了，还在上面擦了些凉凉的东西，挺舒服的。他用棉布条紧紧地给我打了绷带。我感觉好多了，也能四下张望一下了。

我是在一个小厕所里，但很显然，这儿与其说是一个厕所，还不如说是一个儿童游艺室呢。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玩具，在两个角落里，分别有一副秋千和一个单杠，就是男孩子们喜欢在上面做回转的那种。靠墙的一个盒子里有一只豚鼠，它正好奇地看着我呢。这只豚鼠名叫杰夫，





它和我成了好朋友。一只长毛的法国兔在那儿跳来跳去的，而一只驯顺的小白鼠就趴在其中一个男孩的肩膀上，无论那个男孩怎么动，它也不挪窝。这里有这么多的男孩，而厩棚又这么小，我估计它是怕它下地后会被踩到。它红红的小眼睛使劲盯着我看，甚至都没瞟一眼那只长相古怪的灰猫，而那只猫也正从它在空畜栏后面的床那儿观察着我。在外面，阳光明媚的院子里一群鸽子正啄食着谷粒，一条西班牙猎狗正躺在一个角落里睡觉。

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景象，我的新奇感几乎把疼痛都赶跑了。妈妈和我总是追着老鼠和小鸟跑，有一回，我们还杀死了一只小猫。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就听一个男孩喊道：“劳拉来了！”

“快把那块破布拿走，”哈里先生边说，边把包裹我用的那条旧围裙踢到了一边，围裙都被我的血迹弄脏了。一个男孩把它塞到了一个桶里，随后他们全都向住屋那边看过去。

一个年轻的女孩正沿着小径从住屋那边向厩棚走来，一只手还搭着阳篷。那时我就在想，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，而现在，我还是这么认为的。她高高瘦瘦的，长着可爱的棕色眼睛和棕色头发，还有着甜美的笑容，谁看见了她，都会对她一见钟情的。我站在厩棚的门口，铆足了浑身的劲，盯着她看。

“哎哟！这狗狗太滑稽了。”她说，猛地停下脚步看着我。在此之前，我还没想过我会是一副什么鬼模样。我当即扭过头去，看见了我缠着白绷带的尾巴，我明白了，我这样子可不适合给像她这样的漂亮女孩看，我悄悄地躲进了一个角落里。

“可怜的狗狗，我说到你的痛处了吧？”她说，冲那几个男孩甜甜地笑了笑，便从他们身前走过，来到了豚鼠的盒子跟前，而我就躲在盒